



吴家祠堂，忠县教育志记载，乃忠州街道独珠村小学校址。因成危房，于2017年拆除。

当地人对吴家祠堂缅怀在心，津津乐道。一个坐北朝南四合院，正房、厢房、厅屋（也称倒座）10间，雕梁翘檐，四水归池，院坝可容800人开大会。门前一块巨大石碑坊，坊额书刻“吴家祠堂”4个大字。

史料得知，吴家祠堂应该是在清代同治、光绪年间所建。那个年代，

吴家祠堂的变迁

□ 江中心

吴家三代即吴国藩、吴恩洪、吴泽三等显赫一方，家富势大。吴国藩系忠州东关总保，拥有较多田产，并开有盐、糖商号“泰兴正”。吴恩洪留学日本，曾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。吴泽三留学日本，曾任忠州团练局长等职。历经几代积累，修建了吴家祠堂，祠、居合一，远近闻名，记入忠县志书。

1949年解放后，吴家祠堂被征收，改做独珠村的小学校，经60多年，最多时招生6个班200来个学生，培育小学生1000多人，至2011年鉴定成危房，在旁边另建新校教学，吴家祠堂闲置、破烂5年后排危拆除，遗留其址。

吴家祠堂主人之一的吴恩洪，是

忠县历史名人，正在申报纳为重庆市历史名人。

吴恩洪（字锡三），光绪晚年，留学日本，加入孙中山在东京组建的中国同盟会，并出席了在东京赤坂葵町召开的成立大会。之后，同盟会遭到干扰，吴回国辗转于成渝等地从事革命活动。

1910年11月26日，忠州成立临时军政府，吴任总理，随即整编乡团3个营、1个北伐队。1912年3月，吴受四川督军熊克武令，就任万县辛亥革命后第一任知县（1个月）。7月，吴又出任辛亥革命后的重庆府知府。民国2年2月，废府存县，吴改任巴县首任县知事。民国4年讨袁护国运动中，重庆宣告独立。吴恩洪与熊克武

等人一起，兴兵讨袁失败，被袁通缉。后绕道上海，再赴日本，参加中国留日学生集会，商讨中国革命。

1919年，吴从日本回国，经上海回忠县为母亲守丧。次年，四川省督军熊克武一再电请吴恩洪赴成都议事，希他主持要政。不料到万县转乘轮船时，被政敌指使万县城防司令方化南拘禁数月，因熊克武多次电援和社会的强烈呼吁，获得释放。

9月17日，方化南设宴致歉饯行，吴即登法国轮船赴渝，次日船至丰都上游15公里处暴卒，全身呈中毒状。吴恩洪的死讯传出后，成都、重庆、东京等地，都分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。吴恩洪遗体归葬忠州城东独珠山鹅公堡。（作者系忠县退休干部）



七律·八一抒怀

□ 徐华平

恨沪云低鬼魅行，舞枪晓破赣都行。
井冈师会兵雄壮，湘血江悲号不擎。
蹈火救民千次险，驱倭败敌九州清。
人间欲问谁威武，八一军徽最耀荣。
（作者系忠县白公街道居民）

高粱熟来红满天

□ 向建国

一排排的红高粱
像横卧的一面面旗
自由地在街心吐着空气
虽没有招展
却有朦胧时尚的美丽

我用农民的眼睛读你
亲切如那和风一缕
睡梦中的浅笑，越千年风雨
那些金黄与艳红，跨几重山水
归于乌杨酒香一滴
（作者单位：忠县乌杨街道农业服务中心）

忠州景观赋

□ 戴满堂

巴国簪井沟，盐兴而建邑，忠臣巴蔓子，义气传寰宇，秦置县临江，汉郡守严颜，著忠烈名兮，太宗感忠义，忠贯以州名，宋皇度宗设咸淳，升州建府第，清代顺治置直隶，民国更名为忠县，历史沿革由此定。

下川祖先，采集渔猎；大河先民，刀耕火种；史前先祖留痕兮，古人类遗址簪井瓦渣，巴人盐文化绵长。

女娲补天遗石兮，今之玉印之山，圣迹可寻耳，万历造寨兮，倚玉印山，登之极顶，尽收长江之浩瀚，远眺极远之山岭兮，奇景壮哉！

壮哉皇华城，铸就英雄气。战马嘶悲鸣兮，江天烽火起。有忠也有义，更显民族气！

忠州城，背倚巴营山，左有牛头塔，右则长江贯入，蜿蜒而东逝，面南方斗山，左为簪井河，右流鸣玉溪。

观忠州地势，气脉顺畅，景致怡然。天池山上生翠柏，巴蔓竹韵蘸溪头，三座汉阙威严显，望水古镇古朴露，官马古道巾帽雄，大江逶迤若腾龙，巴营精华似凤舞；戚家河清如罗带，渠溪倒流像银练；龙凤呈祥山水凝瑞，云蒸霞蔚钟灵宝地。

古景点缀，百景散存。暮鼓晨钟送行舟，屏屏春晚林如蒸，紫极晚烟灵泉润，西岩瀑布挂峭壁，巴台夜月传仙韵，白浪平沙映青松，五龙捧圣留余辉，西溪翠珠已无踪。

名山胜水兮，以百计焉。峰峦叠嶂连绵耸列，沟壑纵横河溪遍布，山集仁者之雅风，水聚智者之灵气，人文景观巧妙穿插。清泉夏蒸水汽凝云海，白云山间悠然飘，橘乡荷海房舍隐；远看山色翠凝重，近听水声情意浓，既有美景千处，更有良田万顷，景色宜人，佳境天成，热土宝地。石刻掩映摩崖像，古道民居古寺庙，陆相白公二祠传贤德，烽烟三国显忠义！

物质文化千载永葆，名士才杰名流辈出，人文精神万年长存。
（作者单位：忠县文化旅游委）

一抔黄土思故人

□ 谈韵

到不了的是远方，回不去的是故乡。故人已去，故乡便是他乡。

清明时节，总是绵雨纷纷。那是上天的悲伤化作人间清泪在思念离去故人吧？

人走后究竟会去何方？是流连于人间，还是继续徘徊在故土？是经历轮回，重尝一番世事的酸甜苦辣，还是会长眠地底，从此与世两隔？我不知道，也不想揣测，因为这使得我和故人之间有一种神秘感，我想保留它。有时候，未知，也是一种美。

微雨清明斜飞燕，野田荒冢只生愁。望着初春生机勃勃的草木，怀念已去故人的心情却更沉郁。逝者已去，可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恍如昨日。若将往事装订成一部书，那历历帧帧的美好定是百读不厌。

故人一生辛劳。早年丈夫身患风湿，为养活膝下4个子女，撑起整个家庭，她起早贪黑，牛一样地劳动。妇女会干的活儿，她样样精通；男人才会干的犁田、抬石头，她样样擅长。上世纪70年代，她被县妇联评为“三八红旗手”。晚年儿孙满堂，依旧勤朴不改。我绞尽脑汁回忆，竟从未听见她有过一句怨言。

故人生在《子夜》年代，除了自己的名字和数字外，她几乎不识字。虽然没有进过学堂，但她的善良与仁慈如同阳光，普照着那么多富有温度的故事。她走的那几天，日日飘泼大雨，前来祭奠的人一茬又一茬。一些在外省打工的乡邻乡亲甚至专程赶回来，只为给她点一炷香、烧几张纸钱，他们泪流满面地讲出一些关于故人曾经帮助过他们的故事。我似乎有些迷惑：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农村老太太，离开后何以也像大人物一般地受人敬仰？

故人最懂知足。与她聊天时，她常告诉我她是多么快乐。年前最后一次见她，我临走之际，她说她一切都好，嘱咐我要好好读书，注意身体。她还说今年开春后打算去另一个镇上和她的几个姊妹同住一段时

间，然后再去重庆主城看看。她晕车晕船，没有出过远门，说出远门心里会有些不踏实。我说不怕，到那时我可以来陪你。可她终究还是失约了。

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在故人的葬礼上，儿孙们泣不成声。我在故人坟前默默捧起一抔黄土，捏在手心，放在胸前的口袋里。这里是离心脏最近的地方，我仿佛时时能听见两颗心脏跳动的声音。

故家门前的油菜花又开了，油菜花茂盛了，油菜长籽了，油菜花枯了。可没人不在意，在意它的故人已经不在。无人的时候，我独自走在杂草青青的田埂上，风景依旧，只是少了故人。

（作者系重庆三峡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学生）

间，然后再去重庆主城看看。她晕车晕船，没有出过远门，说出远门心里会有些不踏实。我说不怕，到那时我可以来陪你。可她终究还是失约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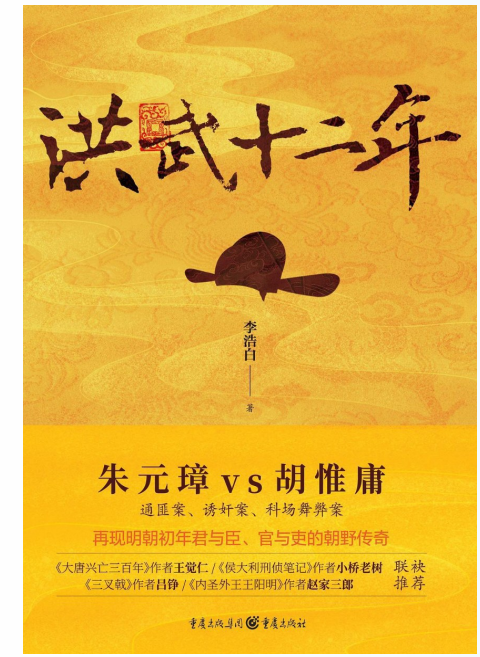
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在故人的葬礼上，儿孙们泣不成声。我在故人坟前默默捧起一抔黄土，捏在手心，放在胸前的口袋里。这里是离心脏最近的地方，我仿佛时时能听见两颗心脏跳动的声音。

故家门前的油菜花又开了，油菜花茂盛了，油菜长籽了，油菜花枯了。可没人不在意，在意它的故人已经不在。无人的时候，我独自走在杂草青青的田埂上，风景依旧，只是少了故人。

（作者系重庆三峡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学生）

洪武十二年^⑦

□ 李浩白



“呵呵……像逃虚师侄这样勤敏好学的年轻人现在可是越来越少了！”他慢慢踱到道衍身畔，微低着头在他手中的书页上瞟了

一眼，随口问道，“你读的是什么书？”

“哦……小侄读的乃是本朝诚意伯刘基先生所著的《郁离子》。”道衍急忙端正坐起，将手中书卷翻到扉页，用手指了一指，微笑着答道，“此书寓世事治乱之妙诀于故事杂谈之中，读来只觉津津有味，深品之下又理趣无穷，实是令人百看不厌的好书……”

“是啊！诚意伯的《郁离子》确是一部旷世奇书。听闻当今圣上曾经称赞它‘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，明乎天人吉凶趋避之机’，还把它特意置于御案右侧，奉为治国理政之龟鉴呐！”青阳子听了，也是连连点头，娓娓言道，“这样的绝世妙典，实非诚意伯这样的旷世大贤而不能写成……贫道当年游历应天府求师访道之时，也还曾见过他两三面。他虽以儒学为本，但亦旁通道术，故尔自号为‘郁离子’。贫道在他跟前实乃是受教甚深。只可惜，人不假年，诚意伯六十五岁时便溘然长逝……现在，贫道一回忆起他当年的音容笑貌，就禁不住潸然泪下……”

他正说着，眼眶里竟是晶光流转。而道衍已然低下头去，一颗颗泪珠儿夺眶而出，滴落在衣襟之上，湿了一大片。

场中静默了片刻，二人方才收泪而止。

周应泰便转移了话题，问道：“黄公子已经走了？”

道衍无言地点了点头。

“人之常情，人之常情。”周应泰叹息而道，“毕竟他终是庶族出身，焉敢与吉安侯这样的豪门权贵结怨生隙？”

道衍没有直接答话，而是低低念道：“古之君子，其责己也重以周，其待人也轻以约。重以周，故不怠；轻以约，故人乐为善。”

周应泰瞅了他一眼：“只是，而今寒山寺却将成为各路矛盾冲击的‘要津’了。”

“小侄自信应该能够闯荡过去的。”道衍双掌相合，平静而答。

就在这时，宋紫荷婷婷袅袅地走过来，婉声而言：“姚师父，您确是智勇双全的真君子——您才应该还俗入仕，为天下百姓争一个‘朗朗乾坤’出来！”

她的声音柔柔美美，令道衍听得心中微微一荡。他急忙避开了她的直视，合十而答：“贫僧为人行事有一诗可证，‘千尺丝纶直下垂，一波才动万波随。夜静水寒鱼不食，满船空载明月归’。”

宋紫荷仍是脉脉地注视着，声音甜甜

柔柔的：“姚师父，其实另有一诗令小女子对您的为人心性更是刮目相看。”

“何诗？”周应泰好奇而问。

“‘小小板桥斜路，深深茅屋人家。竹坞夕阴多雨，桃源春暖多花’。这首短诗是您所作的，生机活泼，完全证明姚师父实为‘外冷内热’之人。”

听罢宋紫荷这段话，道衍不禁浑身一震，抬眼向她深深看来：“宋姑娘别具慧眼、灵枢天成，贫僧叹服。”

宋紫荷静静地看着他，一双星眸目光闪烁，竟是哽咽着说不出声来。

道衍朝她深深还了一礼，轻声吟道：“‘涉江采芙蓉，兰泽多芳草。采之欲遗谁？所思在远道。’女施主，万事有缘，且看佛祖将来如何旋天转地吧。贫僧只望你能永远幸福安康。”

宋紫荷没有再抬眼看他，只是款款欠身向他答了一个万福。

正在此刻，忽听得前院寺门口处“咣咣当当”一阵敲得震天价响，一下便击碎了所有的宁静！

道衍立即向宋紫荷咳声示意。宋紫荷会意，急忙闪入偏厢房中躲了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一片嘈杂的人声蜂拥进来——二三十名黑衫衙役如狼似虎地从那满月形洞门中直扑而近！

道衍顿时心头一凛，知道必是宋紫荷的事儿泄了，面上却不动声色，显得十分平静地向前问道：“诸位官差大人，不知突然闯入我寒山寺有何贵干？”

他正说之前，瞥见道沐也紧跟在这帮衙役后面慌慌张张地挤了过来，站到了他的身边，喃喃地说道：“大、大师兄，我们在外面拦不住啊！”

“唔……看来你这假书生便是这庙里管事儿的和尚头儿了？是不是那个苏州府长洲县南门里那个‘姚游医’的儿子？”那群衙役当中站出一个身着捕头装束的中年汉子来，握着腰间的佩刀，冷冷笑着踱到道衍的面前，语气里是满满的骄横，“这苏州地界上，没有哪一匹马哪一头驴不是本大爷不知晓底细的！但是，你认得本大爷么？”

道衍摇了摇头：“不认得。”

那汉子的声音一下提高了许多：“你竟然认不得本大爷？枉你在寒山寺混了这么久！本大爷正是苏州府衙门捕快首领钱大斤！”

（未完待续）